

## 百姓故事

## 人生不怕弯儿多

◎李志铭

也许,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酸甜苦辣的时候,但是只要你心中有方向,不放弃自己,生活也一定不会放弃你。这里就给大家说说我所熟知的德祥的故事。

德祥是我多年前的一位同事和朋友。那一年我来到工会工作,当时,德祥在工会的另一个部门。虽在同一单位,但工作上并无交集。只知,他原先是滑稽团调入系统艺术团的。艺术团解散之后,他留在了工会。

两年后企业改革,德祥来到了我分管的部门。德祥不是舞文弄墨之人,于是我让他到职工旅行社任外联部经理,主要负责职工疗休养工作。

每年的6月之后,便是疗休养工作的旺季,也是德祥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。从制订方案、下发通知、落实地接、行前说明等等,每年几千号人在外的吃喝住行,都由德祥和计调部经理全权负责,几乎不用我这个挂名总经理操心。因为,德祥是值得我信任的人。

改革后的第一年,是企业发展最艰难的时候。那年夏天,我们组织文艺小分队赴全省各地慰问演出,鼓舞士气。那时候的德祥三十八九岁,留着长发,颇有艺术家的气质。

虽然他不会器乐,歌也唱得一般,但他有他的优势。他是系统内众人皆知的“笑星”,而且他熟稔所有演出灯光音响的安装。

在基层慰问演出中,德祥一到住地,就马不停蹄安装调试灯光音响,往往在演出前几分钟才能匆匆上几口盒饭。一次到了丽水,慰问团一位女演员因连续高温天倒下了,情急之下,德祥主动请缨上台客串,演了一个帮助残疾人过马路的片段。可以说,这出戏演得非常灵巧而有温度。

几年后,组织安排我去了一家基层单位。不久后传来消息,机关实行改革,德祥要离开工会去业务部门了。

我知道,德祥高中毕业进了一家工厂,在企业和剧团里摸爬滚打,后来还是到工会后去党校函授学习了几年,拿了个大专文凭。当时,我还真有点担心,德祥能否胜任新的工作?

有一天,机关的一位同事来看我,说是德祥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与同事发生了争吵,那人还向领导告了状,领导把德祥好好批评了一通。

两年后,系统内更大范围的改革又一次来临了。这个社会从来就是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。此时,德祥已是人到中年,身不由己了。可德祥还偏是个不肯低头、犟脾气的男人。

德祥在又一次改革中,被安置到一家直属单位。没想到,德祥不服从分配,并直接提出了内退。此时的德祥还不算老,离退休还有10多年。许多人为他的举动感到惋惜,也有些人则好言相劝,但德祥去意已定,像是一头拉不回的犟牛,

义无反顾。也许,对德祥而言,这或许又是人生新的开始。

后来我知道,德祥颇有眼光,在淳安房价低洼的时候,在千岛湖镇上买了二层临街的房子。德祥在股海多年,算是个老股民了。退养后,德祥就像游泳运动员,荡漾在股票的海洋里,显得那么自由自在。

德祥还拉起了旅行联盟,许多男男女女都喜欢黏着他,去哪儿他们也去哪儿,不管省内还是省外,国内还是国外。每当周末夜幕降临,在西子湖畔也许你能看见旅游联盟的小旗,那一定是德祥和他的队伍。

此时,我仿佛看见在那春风沉醉的夜晚,德祥洋溢着满脸的幸福,甜甜地眯着那双不大的眼睛……

## 生活素描

## 没伞的女人奋力跑

◎春和

认识小诗是在一个培训班上。她三十出头,五官端正,妆容精致,走路带风。小诗经常落课,培训课已经上了5节才见到她的真容,还是下午来的,带着一个小女孩。

我们很好奇,问她:“你的孩子?”她淡淡地说:“这是二宝,大宝下半年读六年级。”

我说:“看不出来。你保养得这么年轻。”“才没时间保养呢。自己带娃、做家务,白天推销房子,晚上一、三、五到茶馆学茶艺,二、四到健身房健身。”她答道。

我问道:“两家长辈没来帮你?”她说:“我妈在我坐月子的时候来帮了一个月,以后都自己做。婆家在绍兴乡下。我是外地人,老家穷,没有多少嫁妆,没有稳定收入,帮不上丈夫的事业,不想给婆家添麻烦。”

我像看稀罕物一样看她,惊讶、佩服。身边有不少同事经常玩得不着家,问她们孩子谁带,家务谁做?她们的答复基本一致:“双方家长。”每每听到她们满不在乎说出这句话,我总心怀忐忑。等到孩子成家,做父母的已年过半百,体力渐衰,既带孩子又做家务,真的需要极大的爱心和持久的忍耐力。

晚上回家,小姐妹老童电话追过来。她说:“郁闷,碰到个野蛮人,在众人面前数落我,真受不了……”在她绵绵的倾诉里,感受到浓浓的委屈郁结在心头。我百般劝解,她的情绪终于慢慢平复下来。

她是内退后重新上岗的。大部分企业招聘职工有年龄限制,当时,她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焦虑。后来,她到离家很远的印染企业打工。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,她虚心向年轻人请教做账、看合同,经常累到虚脱,但她从不抱怨,也从没产生放弃的念头。

至今,老童重新上岗已6年,学到了很多业务知识,也积累了一定的企业运营经验,当中跳槽4次,报酬一次比一次高。可以说,每次跳槽对老童来说都是浴火重生。不难想象,50多岁的她,每到新单位,工作、同事均要重新适应,走的每一步都是考验加历练。

我身边有一群像小诗、老童这样的女人,或青春年少,或年过天命,共同的特征是出身平民,家境普通;奋发努力,激情四射。

生活似乎没有标准答案,大家对生存却有基本的共识:拥有起码的人格尊严和基本的生活保障。对处在社会从林底层的女人来说,缺少阳光、缺少雨露,风吹雨打却无物遮挡,唯一的选择就是奋发向上,积累生存下去的能量。把自己打造成伞,在社会上才有立锥之地。这就是她们奋力生活的答案吧。

## 开卷有益

## 如何书写我们的人生

——读阿耐小说《大江大河》

◎蔡菊香

阿耐是阿拉宁波人,同为宁波人自然会有一种亲近感。阿耐的小说《大江大河》被改编拍成电视剧后广为人知,我也在无意之中收看了这部剧,且很快被故事的大时代背景和人物多舛的命运所吸引,一集不落地追完全剧。等拿到厚厚四大本的原著小说后,我却又犯了愁,实在太厚了!好在阿耐的文字直白浅显,故事性强,结构紧凑,因此我一目十行地读下去。

《大江大河》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经,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,到1992年南方讲话,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,跨度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风云激荡的40年。阿耐在故事的结构上没有特别的“炫技”,仅以唯一的时间线,围绕着四位主人公的挣扎和奋斗,把故事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。阅读过程中,常常让我想起另一部伟大的作品,即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阿耐笔下的四位主人公个性鲜明,每个人身上都被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。国企领导人宋运辉从初中毕业去插队当知青,到考上大学,毕业后凭自身努力加上遇“贵人”水书记的提携,从倒班工人,成长为大国企领导人。作为60后,我曾亲见自己的小学老师初闻恢复高考时的激动和兴奋,也看到他伏在学校宿舍前的小凳子上,一手摇蒲扇一手翻书复习的情景。也曾亲见自己的大哥挑着扁担跨上去省城的长途汽车上大学,如今成长为某一行业的专家。

书中对金洲化工厂的描写,纵横交错的管架,银光闪闪的塔林,频繁闪动的仪器仪表,复杂的工艺流程图和设备图,更是让在国企工作30年的我感同身受,仿佛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那段青葱岁月。厂子弟和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之间的矛盾,厂长负责制落实过程中厂长、书记和总工之间的权力之争、技术分歧、人才站队,阿耐的笔下是活脱脱的真实工厂小社会。乡镇企业家雷东宝,从部队退伍回到就差全村出门去讨饭的小雷家村,从偷偷带领村里人包产到户开始,到办砖厂、成立建筑施工队、开办电线厂等,最后成长为最早一批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乡镇企业家。这让我联想起小时候老家兴起的包产到户、养猪场、蘑菇种植场等,毛纺厂、羊毛衫厂、螺丝厂等乡镇企业遍地开花,村里的烂泥路如今早已全是现浇的水泥路。个体经营户杨巡走街串巷,偷偷摸摸贩卖货物,承包商品批发市场后做大做强,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。想起我的父辈们,为了多卖出2分钱,骑自行车驮着一二百斤重的地瓜,跑到更远的镇上去叫卖。梁思申的出国留学和海归知识分子柳钧,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的出国潮,只要有点门路和梦想的人,都想到国外去学习镀金。如今只要有点经济实力的,都可以把孩子送去国外留学。

无论怎么说,作品是写给人看的。曲高和寡是一种格调,寓意深刻是一种方式,平平淡淡是一种态度,能引起人们共鸣和喜爱,更是一种成功。《大江大河》无疑是值得人们一读的好作品。

## 亲身经历

## 一次超严格手术体验

◎陈慈林

最近,我在杭州经受了一回超严格的手术体验,手术是在中国首家美国美奥医疗联盟医院做的。他们在国内外首推“主诊医生负责制”:一名主诊医生率住院医生和责任护士组成团队,负责患者治疗全过程。

我患阻塞性呼吸暂停+低通气综合征,主治医生画草图告知我手术方案:虽是微创手术,但阻塞处位于呼吸和进食的咽喉,手术在全麻和插管状态下进行,分别用射频刀对扁桃体、悬雍垂(俗称小舌头)、腭咽和左下鼻甲等四处手术。这个手术大伤元气,超过60岁的患者一般不宜手术。在我一再要求下,经一系列严格的术前体检,医生方同意手术。

住院医生详细询问本人和家庭成员、家族成员的健康(生存)状态,是否存在遗传病史和手术史,其细致严格程度远超当年“政审”。

责任护士为我扣上身份识别腕带,出院前不准摘除。术前再次向本人和直系亲属告知,麻醉和手术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,在我们表示已完全明白手术各类型风险后,在告知书上签了字,并授权医生发生风险时采取紧急措施,包括必要时使用各种自费药品。

手术前夜又接受一堂术前“宣教”课。住院医生再次告知手术风险、术后家属看护要点等,各发了一只长七八厘米的L形插管;术后此物要放在患者或陪护家属触手可及的位置,万一发生咽喉面水肿阻塞呼吸道,在呼叫医护人员同时,迅速将其插入患者口中,以避免窒息……

后勤服务的一个细节令我动容:对病房清洁消毒时,保洁员用不同毛巾分别擦桌子(床头柜)、卫生设施,而且一病房一换,这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。

每次输液(给药)都严格执行三步骤:首先让患者自报姓名,仔细核对药物标签上姓名,询问是否有药物过敏史?告知给药功能;然后用EDTA扫描药物标签,在界面上查看患者过敏史、核对标签上的药名、剂量、质量和有效期;最后扫描患者腕带,通过EDTA界面,确认无误后方正式输液。

这样做虽然实现了“正确识别患者,提升高警示药物的安全使用”,但在实际使用中也有一些瑕疵:我们这层病房大多是咽喉和耳鼻手术,术后说话都很困难,让病人自报姓名显然强人所难。其实可以护士叫姓名,让病人点头确认,或护士念病人腕带上的姓名来确认。后来我把这一意见反馈给黄帆护士长。她表示将在向医院领导汇报后,在自己团队中实施我的建议。

出院几天后,我因咽部分泌物充塞口腔,再次到该院就诊。医生对症给了减少分泌物的阿托品。去药房取药时,药剂师认为“呼吸暂停综合征”不应用此药,在联系处方医生后重新给药。药剂师对医生处方“把关”,此前闻所未闻。这算是“美式医疗”的特点之一吧!

## 心雨绵绵

## 珍藏着那只“纸老虎”

◎王珍

如今一说到“高考”两个字,感觉最起劲的人就是考生的爹娘,孩子太用功了心疼,孩子不用功又心焦。甚至孩子进了考场,孩子妈还要刻意穿上旗袍、揣揣着几块定胜糕在门口候着,寓意“旗开得胜”。

想起我高考的那些日子,陪伴我、鼓励我,甚至像父母一样照顾我的全都是老师。天天都是我的语文老师袁玉微把我送进考场,然后在门口等着我出来。还给我买白糖让我冲糖开水,说是补脑。

记得那时规定考试开始半小时后才能出考场,人家都怨时间不够,而我却觉得半小时都太漫长,因为我根本看不懂那些考题,坐着无聊,东涂西改,把那少得可怜的几个答对的题目又都改错了,弄巧成拙。

所以,拖时间对我是祸不是

## 凡人凡事

## 难忘的琴声

◎林椿

我算是喜爱音乐之人,20年前,就节衣缩食,花费数万元购置了丹麦的“尊宝”牌音响,对国内外音乐大师的作品,也是尽力搜集,好多碟片至今奉为珍宝。

我第一次受到音乐的震撼,是在读初中时的野营拉练路上。十三四岁的学生娃也学解放军,自带铺盖拉出去行军宿营数十天。在一天宿营后晚饭前,我正在村边小溪旁遛达,突然被一阵悦耳的琴声吸引,不由地马上跑了过去。只见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外校同学正在拉小提琴。虽知叫小提琴,但平时极少听到有三把琴一起演奏的。他们动作划一、姿态优美,琴声好听极了,一下子如魔鬼般攫住了我。

琴声铺展开来,只见绿茵茵的草地上,阳光灿烂,鲜花盛开,孩

子们在欢唱,姑娘们在舞蹈,人们在欢笑,连空气都带着春天的香甜。

那琴声一会儿如山间泉水,叮咚咚;一会儿如吹过树梢的风,簌簌轻鸣;一会儿又如夜莺在林中低吟浅唱,我沉浸在琴声的幻景中如痴如醉,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

后向老师打听,说这叫圆舞曲,是外国的。那一天,我因听琴误了晚饭,也误了晚汇报。

第二次受到音乐的震撼,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这天,教音乐的周老师与三个男老师在备课。周老师弹钢琴,三个男老师则排练着男声三重唱。那美妙的琴声,那浑厚的三重唱,一下子又把我击打得如痴如醉,神魂颠倒。

我惊叹那精致的小锤子击打在簧片上,怎么会发出这么动听的声音。那三重唱的老师真的太棒了,声音如天外传来,错落如珠玉盘,美轮美奂。

自那以后,我发疯般想学会一种乐器,但钢琴、小提琴价格昂贵,根本买不起。后来中学毕业进工厂了,听说口琴便宜也容易学,即用一个月奖金5元钱,买了支“上海”牌口琴。随后便与同厂几位青工共同学习吹奏,并得到工人文化宫音乐老师点拨,竟也慢慢练成了独奏,合奏。当时,杭州市二轻系统进行职工文艺汇演,我们三个小伙伴以《排球女将》主题曲,获口琴合奏二等奖。

当然,获奖后我们还兴奋了好一阵子。

改革开放后,国门开放。我们能够听到约翰·施特劳斯、肖邦等西方音乐家的作品,也知道什么是交响乐,什么是音乐剧了。国内的音乐创作也慢慢恢复,出现了不少好的音乐作品。但在我心底深处,始终不忘了那三个少年琴手,忘不了那天籁般的琴声。

改革后,国门开放。我们能够听到约翰·施特劳斯、肖邦等西方音乐家的作品,也知道什么是交响乐,什么是音乐剧了。国内的音乐创作也慢慢恢复,出现了不少好的音乐作品。但在我心底深处,始终不忘了那三个少年琴手,忘不了那天籁般的琴声。

起来,这是不是很有点父母心?

第二天,我一早赶到杭州外国语学校,门口已聚集了许多考生,正三三两两地在练习口语呢。我凑上去想摸摸底,只听一片“叽哩咕噜”的对话声。我压根就听不懂,只是偶尔夹进去的几句中文,让我知道是什么“鲁迅的作品有……”“世界有几大洲、几大洋”等等。

我直接被吓懵:这些问题就是用中文,我也说不清楚!再看看他们,一个个胸有成竹的样子,我深深感到自己实在不行,只有一个念头:逃!不丢人现眼。

这个时候的吴老师真的是太给力了,居然很认真地对我说:“他们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,其实和你也差不多。他们都是纸老虎!”老师真的够拼的!为了给我压惊,不惜和全世界为敌。

我就这样被壮了胆,进了

考场去参加口语。但毕竟还是中气不足,纰漏百出,甚至让我预备时的那张试卷反面的题目我都沒有看见。而对面坐着三位老师说的英文,我一句都没听懂。

幸运的是在当年的许多老三届考生中,应届生的我一副天然呆萌,撩动了口试老师的恻隐之心。他们对我很是网开一面,凡是我读错的地方,只要跟着他们读对了就给分。居然把我的错都归罪于我的中学老师没教好(这一句太冤枉吴老师了,所以我从来不敢告诉他,我不想恩将仇报把他气吐血)。

我的口试居然还能刚刚过线!哦,简直就是锦鲤附身啦!

此后人生,吴老师给的“纸老虎”充当了许多次的万能钥匙,每当我没有自信时就会想起。

后来,我也当了老师,我也曾想把“纸老虎”送给我的学生。

但我发现我的那些学生和我非常不一样,不是不自信,而是太自信了。所以,这个“纸老虎”就一直留着给我自己用了。

那个时候,考生的家长真的没这么苦,当然,主要还是我父母对我上不上大学没要求。

记得那时我拿起书本老是昏昏欲睡,老是很迁就自己:算了,不为难自己了,睡一觉再说,大不了这大学不上了。

只有在口试的前晚,我又打着哈欠说着同样的话时,老妈在一旁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:“我同事说了,你女儿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门,今天晚上就是不睡觉,也要拼了命地复习通过口试。”

可是,我的一只脚站不住啊!倒头睡去,且一夜无梦。

感谢吴老师替我爹娘管着我,感谢吴老师及时送我“纸老虎”,临门一脚,不偏不倚将我踢进了大学校门!